

N A N D E Q I N G X I N G

◎ 李庄 /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, textured illustration of a rugged, mountainous landscape. The terrain is characterized by deep, winding gullies and steep, rocky slopes. In the middle ground, a small cluster of buildings, possibly a village or a monastery, is situated on a ridge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, with shades of brown, tan, and grey, giving it a historical and somber feel. The title '难得清醒' is written in large, white,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.

难得清醒



难得清醒

李 庄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难得清醒/李庄著

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80153-185-X

I. 难… II. 李… III. 李庄—回忆录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2398 号

书 名: 难得清醒

著 者: 李 庄

责任编辑: 郭龙春

封面设计: 潘岱予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 2 号,
邮编:10073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

字 数: 337 千字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5.25

印 数: 6000 册

印 次: 199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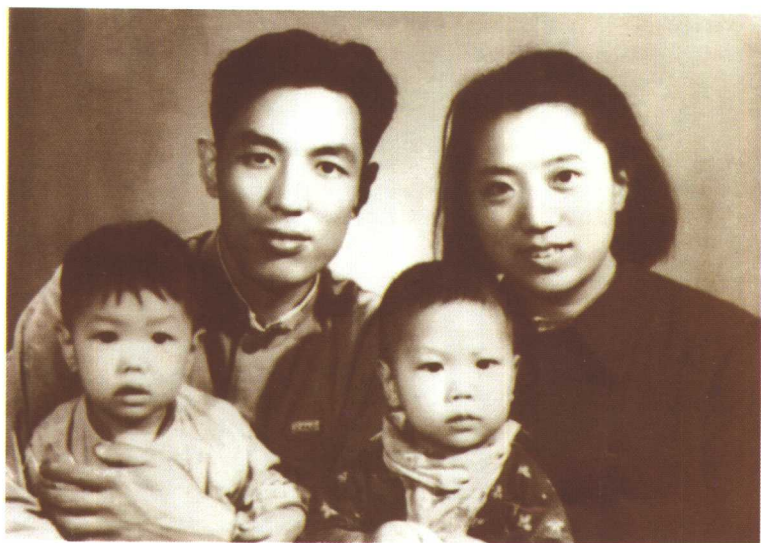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80153-185-X /G·107

定 价: 25.60 元

1949年1月底进
北平，作者受命接管
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
社时摄。



夫人赵培蓝一九五二年秋摄于北京。



1950年7月初，朝鲜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初期，作者任中国、英国、法国记者组成的朝鲜战地记者团领队。这是作者离家赴朝前一天同夫人及身边两个孩子合影。



1951年夏摄于北京。

1957年底至1960年春，任苏联办的《苏中友好》杂志顾问兼中国专家组组长时，在莫斯科的工作照。



1958年夏，与小女儿在莫斯科郊外。



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，任中国记者团副团长。摄于日内瓦莱蒙湖畔。



1983年秋再次访问朝鲜，摄于平壤苏文峰。



1980年春。率人民日报代表团访问日本时，同日本国首相大平正芳晤谈。



1984年访问法国《人道报》，与法共总书记马歇在一起。

1988年，祖孙
三人摄于长城。



1997年，与孙
女在一起。





老俩口摄于1993年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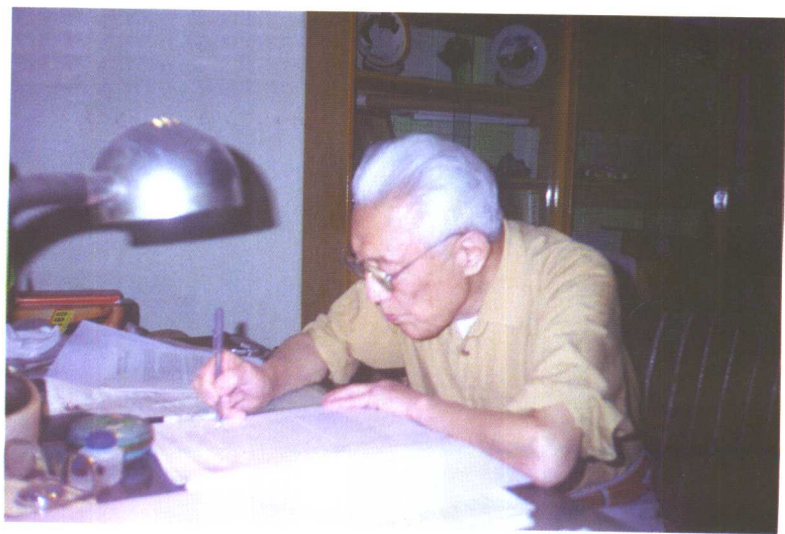


1982年，工作之余和外孙在一起。

离休后在宿舍
与中央民族学院新
闻班同学谈话。



1998年4月13
日凌晨5时开始工
作（这是他离休后
的习惯）。



前 言

这本书的书名，概括了我相当长时间的精神状态：不清醒，难得清醒。

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，把日本法西斯赶出中国去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，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，我头脑清醒，行动坚定。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我对党的某些政策、措施甚至一个时期的路线、方针，很不清醒，有时还有怀疑。不清醒、有怀疑地执行，难免表现某种消极、被动甚至应付。所幸平素谨言慎行，未出大格，只被一些人认为“偏右”，除“文革”十年“在劫难逃”外，在其他“运动”中幸无大事。有人说过“当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不容易”，有几分道理。

不清醒，主要源于自己。很有一段时间，我自己编了个索套戴在自己的脖子上。当然，二十多年不清醒，除了自身的弱点，也不能不看到政治体制的一些影响。

从70年代后期开始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，又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比较充裕的思考时间，我的头脑逐渐清醒，开始酝酿写这本书。我一生经历不少大事，但由于一直从事“你做我写”的新闻工作，没有什么震撼人心的作为，只能就一些日常业务工作思考、落笔。开头简略提到少年时代的情况，是为

了说明我某些弱点的根源。

这本书写了十五个月，我自认是尽了全力。“难得清醒”，说明有些事情开始清醒，有些事情还未完全清醒。有生之年我还想继续努力，求得进一步清醒。

我的结发伴侣培蓝为此书尽了很大力量，她这个《人民日报》老编辑没有白当，附笔说明。

目 录

启蒙	
(1—2)	(1)
探索	
(3—12)	(12)
追求	
(13—15)	(42)
苦斗	
(16—28)	(54)
攀登	
(29—39)	(99)
考验	
(40—58)	(157)
困惑	
(59—64)	(340)
沉思	
(65—72)	(418)

启 蒙

古人把一些难以抗拒、无法解释的事情归因于命运注定，神佛安排，所谓“死生由命，贫富在天”，于是该做、可做的许多事情都不做了。

在长期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中，人越来越聪明，逐渐认识了人的作用和主观力量，认识了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作用，过去不敢想、不会想，不敢干、干不成的许多事情，于是干成了。

命运是没有的，机遇是存在的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，机遇会突然出现在面前（有时当事者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），使人觉得“赶上了”。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，机遇比社会相对稳定时期更加活跃。对个人来说，就表现为幸与不幸。我，应该

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一个幸运者。

1

我 1918 年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，在家乡度过童年、幼年。

这个小县位于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带，平汉路纵贯全县，运货小木船从天津经白洋淀沿漕河可达县城（听说那条小河现在已经干涸了）。

徐水古名安肃，南宋时是宋、金两国分界线。宋朝官员出使金国，过了安肃，就到“异邦”。当时金强宋弱，有些使者不知道以后能否返乡，留下不少去国伤怀的诗词。谁知这样一个位置冲要、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，到清末民初，经济、文化落后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。近二十万人口以农为业，到民国初年人均耕地不到二亩。土地硠薄，粮食产量很低，没有什么副业、特产。县城周长四华里，只有两个城门。毫无现代工业。称得起手工业的，县城只有两个当时叫“烧锅”的酒坊和几家制造铁木农具的个体劳动者。全县只有一个简易师范、五个设备简陋的高等小学，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寥寥可数。历史上没有出过高官显宦、富商巨贾。

“大跃进”年代，徐水曾经名扬全国。可惜昙花一现，留下许多笑柄和严重后遗症。

未得地理位置冲要、交通便捷之利，备受两者之害。从清朝末年的“八国联军”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，多年折磨这个平原小县。“官兵”（群众这样称呼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）比官吏更横，溃兵（内战中打败了的游散军队）比土匪还凶。我在家乡看到的都是乡亲们痛苦的隐忍，没有听说任何形式的反抗。这里从未闪现革命的火花，改良的涟漪也未光顾。有口饱饭吃

的懒洋洋、慢吞吞混日子；填不饱肚子的东挪西补、“糠薯半年粮”熬日子。历届徐水的县官一则以忧，一则以喜，忧这个“丙等县”（国民党政府建制中最低等的县）油水不多，喜这个出名的“绵羊县”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反抗官府的“闹事”。

我出生在徐水城关一个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家庭。儿时“四世同堂”，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分家，那已是我离家十年之后。

论经济实力，这个家庭是徐水几家富户之一：独资经营一家在徐水数一数二的商店，在其他几家商店拥有股份；雇工经营二百余亩土地，这在徐水是个大数目；自住并出租市房近二百间，居全县第一。论政治影响，是徐水“乡绅”之首。我堂祖父（曾祖母在我进私塾时去世，他即成为“三世同堂”的家庭之主）和我父亲相继当县商会会长十多年，还办了不少“公益事业”；论生活水平，更是全县少有——而且总要摆出一副阔架子的。

但是，这个家庭十分腐朽。我眼看着它迅速败落。农村日益破产，以农民为对象的商业日益萧条；苛捐杂税与年剧增，严重影响这个家庭的主要收益。更直接的原因是家庭内部的腐败。堂祖父纳妾，公然设“外宅”，他的发妻因而得神经病；父辈五人，两人吸鸦片，一人又嫖又赌，一人患神经病，一人带着妻、女在北平读高中，长期留级不能毕业。商店交由“掌柜”经营，农事由“管事”（充管家、长工头两事）管理。谁都看得出这个家庭末日已到，祖、父辈谁都不肯在腐朽生活中稍加收敛，里里外外一片败落景象，过了一天算一天。

人丁繁衍，经济利益冲突，是这种家庭必然解体的又一原因。我曾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单传。祖辈兄弟四人，父辈堂兄弟五人，我这一辈男女十四人（我离家后又增加五人）。上两辈人